

春秋左傳正義

二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孫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昭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昭公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

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波祭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號

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

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

疏

注招實至於會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陳侯母弟也不稱弟云云莊二十五年注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與舊史書為公子而仲尼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託



於招以滅陳著招之罪重故於此預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為說釋例云穎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所也是解招不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衛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疆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是衛之班次常在陳下今衛乃在蔡之上必有其故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序在滕子之上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先至有三月取鄆不進班之理故謂此為先至於會故也

將帥將甲師少

疏

注不稱至易也 正義曰將甲師少書取言易也 例當稱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書

所為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甲師眾則言師取某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為易耳賈逵云

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賈說為是故又規杜云案傳季武子伐莒知非將甲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為易將甲師少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以為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為文與滅預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魯軍鄆為日父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為伐莒之主耳別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衛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不書杜云鄭人夏逆服不成圍相似劉以賈氏之注而規杜氏非也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 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

華卒

無傳三 同盟

疏

注三同盟 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檀

正義曰華以襄十八年

淵二十五年于董丘皆
邾魯俱在是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大鹵大原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

之日莒莒展與出奔吳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疏注弒君至稱爵

正義曰釋例云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傳曰會于

平州以定公位又云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是杜據彼傳之二文知此為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帥師疆郟田春取郟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傳冬

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弒疏注楚

以至書弒正義曰傳稱盜而弒之而經書卒者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而經書為卒

知此亦以瘡疾赴故不書弒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疏注

名罪之正義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書氏書官此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無可善無可善即是

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

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

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

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逆婦

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

聽命

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

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

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

而室

豐氏公孫段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

來

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

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言不得從卿禮

不

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

廟故以為

將不得為寡君老

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

其蔑

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四

卓序

實其罪

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

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

行是懼

言己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

不然敝邑館

人之屬也

館人守舍人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

祧遠祖廟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

垂橐示無弓

許

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疏

圍布至而來

正義曰聘禮臣奉君命聘

於鄰國猶尚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
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 若野至卿也 正

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既於草
莽之中則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之位也 不寧至先君

正義曰不寧寧也言寧有唯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連
讀為義也告廟云將向豐氏之家取妻若使受之於野不至

豐氏之家是敗先君也言又者既辱今君又辱先君故云
又也 汪統遠祖廟 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為祧鄭玄云

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以祧是尊遠之意故以祧言廟
耳此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唯有子豐之廟

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 遂會於
廟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

號號鄭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祁午謂趙文
地 二十七年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敵今
午祁奚子

今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恐楚復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

而駕焉駕猶陵也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

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再合諸

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

及今會襄二十六年會澶淵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平秦亂

秦晉為成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祀師徒不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非也諸侯無怨天

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

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

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

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

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藎

穠耘也藎苗為藎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

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

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

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

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敢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歆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

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

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

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

者在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子圍

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 楚伯州犂曰此

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聞諸大夫譏之故 鄭行人

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為君 伯州犂曰子姑憂子

暫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年鄭子暫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

尹不反戈 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

憂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

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

六百五十五 齊未水正義二一六 七

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

成二子樂矣 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 衛齊子曰苟或知

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

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小旻

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退會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簡而禮 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鮒字而

敬

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

子與子家持之

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

持之言無所取與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

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

逸書

三大夫非憂憂能無至乎

開憂非也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

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疏

於今七年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為政至此八年也而

去七年者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為言此春正月故為

十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也再合諸侯正義曰襄二

十六年經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即

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即是諸侯不得謂

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注澶淵非也正義

曰說文云謗毀也誹謗也然則謗讟誹其義同皆是非毀

人古人重言之猶險阻艱難也注穰耘至為裝正義

曰漢書殖貨志云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

耨長終一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

二葉以上稍壯耨龍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

耘或耔黍稷疑疑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

附其根比至盛暑壟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疑疑而盛

也此言穰裝即詩之耘耔也故知穰是耨以土壅苗根為

裝也耨定本作耘雖有至豐年正義曰言耕鋤不息

必有豐年之收以喻禮信不愆必為諸侯之長也注設

君至陳也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譏

注設

注設

注設

注設

注設

注設

注設

注設

注設

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離衛之語必為執戈發端但語略難明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然則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衛非在家守門之衛也守門之衛其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縱使在國居君之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為離衛其言大不辭矣故杜以之為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 注禮國至在前 正義曰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執戈者在前也國君亦有二戈在後子皮唯言前有二戈者當是公子圍不設後戈故也 注公子至怪也 正義曰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譏在國所居伯州犁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故杜以為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以自殊異此亦無所案

據要愜人情 注國子至可愍 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

代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劉炫從服言而規杜

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犁尋為圍所殺是皆

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為伯州犁子羽子

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

非也 小旻之卒章 正義曰小旻詩小雅刺幽王也

注子子至取與 正義曰持謂執持之也子皮直云二執

戈者前矣雖意知不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

亦可乎意雖并譏蒲宮言乃謂之為可不如子羽之譏訐

不同伯州犁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弈棋

謂不能相害為持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兵未加莒而

意亦同於此也 鄆服故書取

而不 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言伐 尋弭兵 而魯伐莒瀆齊盟 瀆慢 請戮其使 時

之盟 叔

孫豹在會
欲戮之

樂桓子相趙文子

桓子樂王
鮒相佐也

欲求貨

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難指求貨故
以帶為辭

弗

與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子何愛焉

蹇叔孫
家臣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

必受師

言不戮其使
必伐其國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

之有牆以蔽惡也

喻已為國衛
如牆為人蔽

牆之隙壞誰

之咎也

咎在
牆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罪甚
牆

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

怨季孫
之伐莒

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

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
來以今遇此戮無所怨也

然鮒

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裳帛而與之曰

帶其褊矣

言帶褊盡故裂
裳示不相逆

趙孟聞之曰臨患

不忘國忠也

謂言魯
國何罪

思難不越官信也

謂言
叔出

圖國忘死貞也

謂不以
貨免

謀主三者義也

三者忠
信貞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并義
而四

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

執事謂
叔孫

畏威而

敬命矣

謂不敢
辟戮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出不逃難苟不

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

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

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

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

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

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

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樹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

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

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饗餐放三

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商

有妣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

踐奄徐即淮夷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

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

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辯治也

吳濮有釁

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魯過也

莒

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

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

無亢也

亢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

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疏 注言不

正義曰晉語趙文子謂叔孫曰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絕之也若為諸侯戮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是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也 注季孫至怨也

正義曰歷檢上世以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出

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為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

以此為從來久耳必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 注汚

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唯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為

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注言三至德時

正義曰以傳言王伯故言三王下云虞有三苗則帝時亦

有非獨三王也但王亦帝也故傳通言王耳 舉之表旗

正義曰舉立也為立表貴賤之旌旗也故杜云旌旗以表

貴賤 注二國至淮夷 正義曰二國皆嬴姓世本文也

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

連文故以為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說也服虔云一

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與孔安國云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則徐亦非國名此徐是國

名當謂淮浦之夷其國名徐書序舉其大號此傳言其國

名也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彼

近淮旁成王時徐蓋亦在彼地也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

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姚耶則史傳無文傳言王伯之令猶尚有此輩則此輩皆是王道盛明時諸侯也 封疆至辯焉 正義曰言封疆之相侵削何國無有此乃常事主領齊盟者誰能一一治之焉 去煩至競勸 正義曰不往討魯諸侯無煩是去煩也叔孫賢人今若赦之是有善也德義如是餘人莫不兢力勸慕為善 矣 今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大明詩大雅首章言

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今 趙孟賦小宛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 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 事畢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將問

能成 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 言可 雖可 否

春秋正義二十六

十三

何昇

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

疆不義也 安於勝君是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 疆而不義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 詩小雅 褒姒周

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 亡言雖赫赫盛疆不義足以滅之 今尹為王必求

諸侯晉少孺矣 孺弱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

其虐滋甚 滋益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

疆取 取不 以道 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以不義 為道 道

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為十三年楚 疏 注小宛至 弒靈王傳 復還 正

義曰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聖飲酒過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注云又復也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道以至此已矣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為道而淫虐為之民所不堪不

可久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會罷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

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

賓客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尊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

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

又何不敢趙夫人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

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

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

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

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

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義取芣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

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弃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

死麇之卒章

野有死麇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老也吠脫脫安徐院

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趙孟賦

常棣

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且曰吾兄弟比

以安老也可使無吠

受子皮之詩

穆叔子皮及曹

大夫與拜

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

知免於戾矣

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

飲酒

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不復見此樂

疏

注朝聘至五獻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宰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同饗餼之數也案聘禮卿聘饗餼五宰

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大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唯三獻耳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

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也 注卿會至禮薦正義曰傳言禮終乃宴謂享禮既終即因而為宴不待異

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設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

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實諸侯之

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

天王使劉定

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

王周景王定公劉夏穎水出陽城縣雒汭

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

劉子曰美哉禹功

見河雒而思禹功

明

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弁冕冠也端委禮也言今得共服冠冕也

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趙勸

孟使纂禹功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

之者

八十曰耄耄亂也

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

之 棄神人矣

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

神怒民叛何

春秋正義卷二十六

十六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言將死不復見明年

神怒不

敬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

年

為此冬趙孟卒起本

疏

注弁冕至之力

正義曰冠者首服之摠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

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摠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

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

之斷髮文身以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

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

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

制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惟裳必殺之鄭康

成太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遠績禹功 正義曰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遠績禹功者勸之為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謂勸武何不遠慕大禹之績而立大功以庇民也 吾儕偷食 正義曰儕等也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求食之人也 注言其至之心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賤人也在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

叔孫歸號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

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曾天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且及日

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

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

春秋正義二十六

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

而惡蹶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蹶蹶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

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疏注言譬至之聲 正義曰言已伐莒求利而不得惡日中

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誼蹶之聲 鄭徐吾犯之妹

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

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

而出

布陳贄幣子
哲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

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

夫也

言丈夫

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子皙怒既而褰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衝交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

先聘子南直也子南
用戈子皙直也子產

力未能討故鈞
其事歸罪於楚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

節有五女皆奸之也

奸犯

畏君之威聽其政

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

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

不聽政也

奸國之紀
謂傷人

子皙上大夫女嬖大

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

也

忌畏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

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

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

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

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

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疏夫夫至順也正義曰夫如

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曹入

夫夫至順也

十九

王

欲剛而女欲柔也殺管至蔡叔正義曰說文去蔡散

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粲字殺下米也粲為放散之義故訓

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粲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

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去周

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

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也孔

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夫豈至故也正義

曰夫謂周公也夫此周公豈不愛管蔡乎所以粲放之為

王室故也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后子秦相

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

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侯為晉侯設

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八乘

為八反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酬幣九

之備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

故續送其八酬酒幣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重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

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

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

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

春秋正義二一六

二十

吳志

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

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

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

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卅無道國未艾也

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

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

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蔭日景也

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

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

翫惕皆貪也

其與幾

何

言不能久

疏

癸卯至伯也

正義曰釋例曰秦伯有干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鉞

罪輕也言其對兄為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為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干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

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鉞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焉奔傳釋

去罪秦伯秦伯不豫教戒其弟不能早為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誠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

秦伯言兄罪耳例曰以下同也造舟于河正義曰詩去造舟為梁是比舟以為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

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注一舍至

之備正義曰直言十里舍車不知每舍幾車以下言八反知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具也注備九至酒幣正義

曰備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為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一獻酒必有幣隨之右子從始自齋其一以為初獻故續

送其入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之酢禮既訖又飲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爲一獻於酬之

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為酬酒幣也注每十至所赴正義曰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

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

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此右子之馬一何駛乎縱令如此纔可以章馬疾未足以

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事多而發問也杜以反者謂車反復其故處耳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右子初發幣則續行

春秋正義二十一

二

三

自齎其一以為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比至而終
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言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
多日故設享之初此八車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
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故令漸送之也如
杜此言則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
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必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
君也為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
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言設享之日始歸取
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侯問其車多則是見車多而發
問也故杜辨其車之所在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
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事者言秦滅之出極奢
富以成禮盡敬於所赴之國故為此以示豪也 國無至
五稔 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天年穀和熟
是天佐助之故少猶五年多或不善也期之五年者后子
之意耳襄二十七年傳去所謂不及五稔蓋古有此言也
趙孟至待五 正義曰趙孟自比於日景此景朝夕尚移
不能相及人命流去與此 鄭為游楚亂故 游楚
相似既無常定誰能待五

春秋正義二十六 二十二 卷

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

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

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

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弗討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

羣狄于大原 崇卒也 將戰魏

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
替罪稱薰隧盟起本

子哲強討
之恐亂國

自欲同於六
卿故曰七子

即大鹵也
無終山戎

崇聚也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

必克

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困諸阨又克

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

克請皆卒

去車為步卒

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

五乘為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

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

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翟人笑之

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大敗

之

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疏

晉中至大原以此戎止戎無終三名為一此平有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

無終縣大原即大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大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大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共來也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無終是其大者故顯言其國名也

正義曰周禮十人為什以一什之入共一車之地故必克也

為五至前拒 正義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

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

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莒展與

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

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

展輿奔吳

吳外孫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

也

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

於是莒務婁晉胡及公子滅

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

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

奪羣公子秩是弃人

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疆

疏

詩曰至善矣正義曰周頌烈文之篇也彼注云競疆也無疆乎雖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

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

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

實沈

高辛帝馨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曠林地闕

日尋

干戈以相征討

尋用也

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

遷

閼伯于商丘主辰

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

故辰為商星

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

叔虞成王之弟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

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

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暉齊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洮洗二水名障

大澤破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

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如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有水旱之災則禋祭山川之神

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禋祭為營壘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

若實沈者

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

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聞問可夕以脩令

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

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

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

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

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

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

省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

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叔向問鄭故焉且

問子哲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

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疏注后帝堯也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闕伯為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注商人至辰星正義曰

殷本紀稱相土契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也故商人

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注唐人至大夏正義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

及商也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

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注唐人至叔虞正義曰服

虔以為唐叔虞即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即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

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

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為名耳注邑姜至叔虞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

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級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級為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

從女辰聲是懷胎為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夢帝至曰虞正義曰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

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也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

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

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媼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己武王也是習非而逐迷者也 注叔虞至晉侯 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變是為晉侯杜譜亦云變父改為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叔虞為晉之祖故言為晉侯也 注金天至之長 正義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是玄冥為水官也昧為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為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熙為玄冥昧為金天裔子當是脩熙之後釋例曰脩及熙皆為玄冥未知昧為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 宣汾洙 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洙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出竭涸無其處耳 注帝顓頊 正義曰顓頊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為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為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檢勘此事未必然也釋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 山川至祭之 正義曰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也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此因其所在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風雨亦是在地之災且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雨不甚為異而分言之者據其雨不下而霖不止是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為水與旱也祭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也 注有水至福祥 正義曰水旱厲疫俱祭山川杜略癘疫而不言之耳杜言山川之神若臺駘者下云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言此祭祭祭其先世主山川主星辰者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無其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連言之耳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鄭眾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祭告之以時有災

也崇如日食以朱絲崇社也立之此言取公至為說莊二
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齋之或曰為閭恐
其物不得以此解崇也賈逵以為營橫用幣社依用之日
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橫表用幣告
之以祈福祥也橫聚也聚草木為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
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
王以為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癘氣所
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
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 若君至事
也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飲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共殺之
此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是
出也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入也 節宣其氣 正義曰以
時節宣散其氣也節即四時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
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
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

春秋正義卷二十一

二十七

尚書

政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備
令脩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
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木所以散其氣也 勿使至其體
正義曰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
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
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
則骨露也言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
集滯以羸露其形體也 注湫集至羸露 正義曰服虔
云湫著也底止也杜云湫集也底滯也皆是以意訓耳壅
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為集滯言氣聚集而停滯也
若以湫為著則與止同義故易之以為集其止滯亦同義
也上文所云四時之事若其壹之則血氣集滯使不得宣
散氣不散則體羸露也肥則膚肉厚骨不見瘦則肌膚薄
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裸相近裸露形也羸
露骨也瘦者必羸羸亦瘦之別名今晉侯壹之者桂謂
身親近婦人四時皆爾以恒安身不動故使氣集滯也

茲心至百度 正義曰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為主
神以形為宅形彊則神彊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
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昏
亂百事之節度也 其生至生疾 正義曰此句重述不
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
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為夫妻又相寵愛
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
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妬害也故晉語云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
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
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是美有瀆性是故取女辟同姓畏
亂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違者周道然也然則
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簡未設禁防
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獨以違禮而娶則人神
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靈壽侯同姓未必皆不
殖此以禮法為言勸人耳 注同姓至生疾 正義曰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三

籙

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
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
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
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為防維致此意耳晉語云云同
買妾至卜之 正義曰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鄭玄云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賤取
於賤者世無本繫也 四姬至疾矣 正義曰子產云四
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減省公之寵愛於四姬
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
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
差若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 晉侯求醫
猶尚可如無稀省恥之過度則必生疾

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 蠱惑 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

感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良臣不斥救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天所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五聲之節

遲速本

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

於是有煩手淫聲惰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

所謂鄭衛之聲

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

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

煩不舍則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

春秋正義二六

三十一

葉敏

節也非以惱心也

為心之常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

謂陰

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

發

為五色

五色白酸名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

徵為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

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

淫生六疾

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六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

節

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過則為蓄陰淫寒疾

寒過則為冷

陽淫熱疾

熱過則喘渴

風淫末疾

末四支也風為緩急

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為洩注

晦淫惑疾

晦夜也為寢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

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

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今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

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

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

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

禍興而無改焉

改改行以救蓄

必受其咎今君至於

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

春秋正義二十六

三十一

集注

不能禦吾是以去也

去主將死

趙孟曰何謂蠱

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溺沈沒於者欲

於文皿蟲

為蠱

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

穀之飛亦為蠱

穀久積則

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

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

皆同

物也

物猶類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贈賄之禮

是謂至如蠱

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為此病也

又言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名之為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感

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即且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病名志之所失不獨為女宣八年傳胥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近女為之此公淫而失志未全為蠱故云如蠱 注蠱惑疾 正義曰和言公疾如蠱下云惑以喪志知蠱是心志惑亂之疾 非鬼至喪志 正義曰此說公病之狀病有鬼為之者有食為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感亂以喪志意也 先王至彈矣 正義曰女之為節不可得說女以樂譬之先王之為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為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於是至弗聽劉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

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漫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注五降至之聲 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 天有至六疾 正義曰上既以樂譬女乃云物亦如之至煩乃舍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物皆不得過度也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

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徵驗而為五聲也此味聲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大過別生六種之疾 注謂金至而生 正義曰尚書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稽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也苦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也甘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為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先儒以為雨為木味風為土味晦為水味明為火味陽為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為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生數為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令於四時之次木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金木水火土以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為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味五色五聲配五行者經傳多有之洪範是其本月令尤分明杜所解者皆依月令文也 注淫過至生害 正義曰此淫生六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生疾也但醫和將說晦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疾非獨六氣生疾也但晉侯不以味聲色生疾故醫和不言之耳 注六氣至之節 正義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為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為土正主日也過則至心疾 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摠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為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即淫也故歷言六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者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洩注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為病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人亦為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敝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必為菑害故過則為菑也 注末四至緩急 正義曰人之身體頭為元首四支為末故以末為四支謂手

足也風氣入身則四支有緩急賈逵以未疾為首疾謂風眩也 女陽至之疾 正義曰男為陽女為陰女常隨男

則女是陽家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若用之淫過則生內熱或蠱之疾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故感蠱也晉語

去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去人雖有命荒淫者必

損壽無外患則并心於內故三年死諸侯不服則思外患損其內情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國之殃也 淫

溺至生也 正義曰此淫謂淫於女也沒水謂之溺沒於者欲與溺水相似故淫溺連言之此論晉侯將為蠱疾故

言淫溺感亂之所生耳人自有無故失志志性恍惚不自知者其疾名為蠱蠱非盡由淫也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

知者今律謂之蠱毒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

雙櫟邲

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晉也雙櫟屬襄城縣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春秋正義二十七

三十五

吳起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謂將弒君

而先除二子也

二子謂黑肱伯州犂

禍不及鄭何患焉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

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

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

經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

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皆邲教子

右尹子干出奔晉

子干王子比

宮廋尹子

哲出奔鄭

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犂于邲葬

王于邲謂之邲敖

邲敖楚子麇

使赴于鄭伍

問應為後之辭焉

問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

嗣不以箕弒赴諸侯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

公子同食

食祿同

皆百人之餼

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

趙

文子曰秦公子富

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

叔向曰底

祿以德

底致也

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

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

春秋正義二二六

三二六

列傳

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詩大雅侮陵也

秦楚

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鍼懼

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不獲不得自安言俱

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

后子

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

史佚有言曰非羈

何忌

忌敬也欲謙以自別

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

啓彊為大宰

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

鄭游吉如楚葬

邲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行

會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五足德

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疏

注縊絞至誤也 正義曰孫卿姓荀名說著書一部名荀

卿子漢宣帝諱詢故轉為孫也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

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歷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

郊教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己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止

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為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

者若以為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

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

十一月為是己酉為誤劉炫以為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為

誤當云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

當為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便是郊教今日死趙孟

明日卒則子干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故謂十一月

是己酉字誤也 注百人至百人 正義曰百人為卒周

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為

百人餼也晉語稱秦后子楚公子干乘杜叔向為大傅實

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祿一旅之

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

底祿至以尊 正義曰德大則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

以德之小大為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為之尊卑也 非

羈何忌 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是羈客何須敬

之言子干是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以自別也

十二月己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

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温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

温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庚

成卒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

春秋正義二十六 李

復

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疆諸侯畏而弔之

疏

注孟子餘趙表正義曰服虔以孟

為趙盾子餘為趙表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表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

也注趙氏至月誤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去甲辰朔烝

于温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去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

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為此解大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

也劉炫以為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卜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

辰朔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去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

二月甲辰朔烝于温足勇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遙為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

非也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

卿故

疏

注書名至書之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書名為惡之也往年傳去子哲上大去也則非

卿非卿則不合書薰隧之盟子哲強與卿列子產不討即以爲卿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

復

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季孫宿如晉

致榭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疏

注致榭至乃書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焉其致榭服也傳說此事文在冬上而經書在公如晉

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書還時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得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

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

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

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

絲之卒章絲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

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春秋正義二十六

三十九

魏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

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

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

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

不堪也無以及召公疏注公即位故正義曰傳言且告為政而來見

則其來非獨為為政故知主為公即位故也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是也注代趙武為政

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
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
為卿代韓起也 觀書至王也 正義曰大史之官職掌
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祕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氏
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易象魯無增改
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
春秋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
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
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
得玉天下之由由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此二書晉
國亦應有之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
因味其義而善其人非為素不見也 注易象至魯矣
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
十篇以翼成之後世謂孔子所作為傳謂本文為經故云
上下經也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為之辭故易繫辭云八
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

卦下揆辭謂之為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為象以其無所分
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
二者俱為象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備物典策所言典
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
後諸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春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
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 注易象至說之 正義曰易象
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
王周公之所制也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玄云據此言以易是文
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為其
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
明夷利貞箕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文王不得言之又云
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
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
先代大儒鄭眾賈逵等或以為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
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以無能決當是非杜今

變舉並釋似同鄭說也然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
去周之所以王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去周公之德者易
象諸國同有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故
先言周公之德 注文王有四臣 正義曰絲詩天子曰

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注去率下
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王折

衝曰禦侮 注譽其好也 正義曰服虔云譽許也宣子
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所引夏諺孟子文

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
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為譽其美好也 宣子遂如齊納

幣 為平公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子旗子 使

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志氣

見子尾子尾見彊 彊子尾 宣子謂之如子

旗 亦不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

君子也 夫子 韓起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為

年齊藥施高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 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宣子賦木瓜

木瓜亦衛風義取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 須臾

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為立別號所 謂陳無字

齊卿 欲使齊以適夫 執諸中都 中都晉邑在西

人禮送少姜 少

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也班列畏大國也猶

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

送遂致此執辱之罪正義曰婦人稱姓姜是其常蓋以其齊女故

以齊為別號所以寵異之言少姜少齊蓋本字為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

送從逆班正義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為上卿是送者依逆者

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

也若晉以少姜為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

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媵之屬送者皆從逆者班次不與桓三年逆夫人之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

云送從逆班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

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叔弓聘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

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

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

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

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

榮敢不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

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慎威儀以

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

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

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

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遽

表親正義二十六

四十三

李光祖

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

三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

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薰

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

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

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之子褚師市官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

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

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

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疏注遽傳釋正義曰釋言云駟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死在至為虐

正義曰言我創疾見作死在朝夕之間天已虐我無更助天為虐也注褚師市官正義曰蓋相傳說也晉

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支伯來辭曰

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祔服公以未秋行始冬

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

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

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

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

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

如晉弔弔少姜疏非伉儷也伉敵也儷耦也言少姜是妾非敵身

謂耦之人也少姜是妾杜言晉侯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者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縗經之中知其為之服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疏

注襄二至重丘 正義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子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成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氏意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劉炫以為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非也

夏叔

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

厚報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無傳

北燕伯款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疏

注不書至從告 正義曰傳稱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雙公懼奔齊是被逐而出非自去也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

春秋正義二十六

四十五

許經

出奔齊罪之是仲尼新意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罪之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行而發於燕款者款罪輕於衛行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晉悼感衛行而發問師曠恃其目盲因問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是罪賤不假書名以見罪故名與不名皆從本赴不復更見義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

葬梁丙與張趯見之

二子晉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

子之爲此來也

卿共妾葬過禮甚

子大叔曰將得已

乎

言不得止

昔文襄之霸也

晉文公襄公

其務不煩

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

明王之制歲聘開朝在十三年今簡之

君薨大夫弔

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

足以昭禮命事謀

闕而已

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

無加命矣

命有常

今嬖寵

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四十六

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

唯懼獲戾豈敢憚煩

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

繼室復薦女

今茲吾又

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

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星火中寒暑乃退

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此其極

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言將不能復煩諸侯

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譏其無隱諱

疏

文襄之霸也

曰襄是文公子能繼父業故連言之其命朝聘之數弔葬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注明王至簡之正義曰

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於天子

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者謂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

侯朝天子因朝而為盟會所以同好惡辨王室霸王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弊已故令有事而會無事而盟不

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今

變至守適正義曰今變寵賤妾之喪不敢許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即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

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六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六同於守適

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故杜云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劉炫云不以擇取使人

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注心以至寒退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且奎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氐中丁未昭子原卒氏後即次房心是季冬且火中也

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
同盟之禮故傳發之注同盟至發之正

義曰文三年王子虎卒傳曰弔如同盟禮也杜云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然則與

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於子虎之卒既已發傳而此復發者以子虎非諸侯又滕入春秋以來未嘗書滕子名故於此重發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
傳也繼少姜**曰**

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一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

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焜燿姜寡

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

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之微

福於大公丁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

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君若不棄

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

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

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

乃釋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

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

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

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晏

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

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

區金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四豆

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金金六斗四升登成也金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

區為金則區二斗金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

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

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言別多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

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

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

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

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也而女富

溢尤女嬖寵之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藥部胥

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

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悞憂

悞藏也悞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

銘讒鼎名也日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平大也言民

與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

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

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

胙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

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為以壽

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

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蹻塵不可以居

隘小蹻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塏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

旅眾也亦恥勞眾為己宅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景公繁於刑

繁多也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

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

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

庶幾亂疾止也

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既拜

拜謝新宅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

其舊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

且諺

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

二三子先卜鄰

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去儉即奢為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

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疏

焜耀寡人之望云耀照也焜明也言得備妃嬪

正義曰服虔

之列照明已之意望也亦先君之女也上云先君之適謂適夫人所生及遺姑姊

及遺姑姊妹

正義曰姑姊妹

妹謂非夫人所生者也 注董正至婦官 正義曰董正

釋說文也振為整理之意言正整理撰示精審也周禮大

子有九嬪嬪是婦官知嬪亦婦官哀元年傳說夫差宿有

妃嬪嬪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方也漢成帝時匈奴來朝

詔以掖庭王嬪賜之是名因於古也 未有沆儷 正義

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沆儷者蓋晉侯當時無正

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上卿逆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後

娶者為夫人也 舉羣臣 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

羣臣也 鍾乃大矣 正義曰陳氏三量各登其一則釜

為八斗陳氏亦自依釜數釜十為鍾比於齊之舊鍾不言

四而加一故云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鍾明亦自十其釜

也 山木至於海 正義曰如訓牲也言將山木往至市

也於木既云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蒙上文也 注

三老至養選 正義曰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案

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為三老且士之老

者亦應須恤不當獨遺士也故杜以為上中下壽言皆八

禾米正義二六

五十二

何升

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

此亦以意言之釋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秦伯謂蹇叔

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不言九十而死木已拱矣 注煥

休至氏也 正義曰賈逵云煥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煥休

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煥休代

其痛也杜云煥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民人痛疾

承踊貴之下以其傳文相連無所分別故言謂陳氏也

注四人至之先 正義曰論陳氏而言此四人知四人皆

陳氏之先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

之及胡公不淫遂在舜之後知四人皆舜之後世數遠近

不可復知也 其相至齊矣 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

相隨也蓋相訓為助不為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

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為此言

者以陳氏必與姜姓必滅示已審見其事故言先神歸之

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子所能知也今定本相作祖 注八

避至賤官 正義曰此八姓之先藥鄒胥原狐先皆卿也

續簡伯憂鄭伯宗亦見於傳先皆大夫也

正義曰劉炫云惰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惰為

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

古詩云埋憂地下也 注讒鼎名也 正義曰服虔云讒

鼎疾護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

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二者並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

故杜直云鼎名而已 肸之宗十一族 正義曰世族譜

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

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

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取

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

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

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注爽明塏塏 正義曰

塏是高地故為塏塏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塏之

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章之圃高塏之地也

注傳護晏子 正義曰傳護晏子故為發此傳而杜也

亦言己國傳雖無說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

亦嘗以諫君故無譏也

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 策賜命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子豐段 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 以胙乃舊勳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

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汰驕 一為禮於晉

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

謂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藥豹之邑

也豹藥盈族及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

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温趙氏邑二宣子

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

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

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

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

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

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

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也

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

欲取之為七年疏子豐至晉國正義曰服虔云鄭僖公之為大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

大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五月叔弓如滕

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

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曰公

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

子從之

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疏

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

葬滕成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相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為本事異兩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讎之事并就葬月言耳子服至不入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

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立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

春秋正義二十六

五十五

注

懿伯為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注忌怨至辟仇正義日記云不可以叔父之私知懿伯是叔之叔父也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為椒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惠伯至從之正義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關鄭立云為負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疎同耳故有公利無私忌辟仇非取故椒請先入也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

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

公子

更嫁公女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

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謂寵

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

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

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

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

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

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

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

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

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

春秋正義下六

五十六

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歸在此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

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

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

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疏吉賤不獲來

叔大叔在鄭遙報趯語而云不獲來者教使者報趯作至晉時語故云不獲來今人之語猶然小邾穆

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

其貳又卑一睦焉

一睦謂小邦

逆羣好也其如

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

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疏

注一睦謂小邦正義曰睦親也言

曹滕二邦皆親魯小邦是親魯者之一國也

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

於莒

莒齊東竟

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種種余奚能為

癸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

害公曰諾吾告二子

二子子雅子尾

歸而告之子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

春秋正義二十六

五十七

兩章

長其或寢處我矣

言不可信

九月子雅放盧蒲

癸于北燕

恐其復作亂

疏

放盧蒲癸于北燕正義曰前已在竟今復徙之遠國也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

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比相親比

公懼奔

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款罪輕於衛衍

重於蔡崇故舉中示例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

之賦吉日

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

既享子產

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

孫竈卒

竈子雅

司馬竈見晏子

司馬竈齊大夫

曰又喪子

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以其姜不臣

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嬖陳氏

二惠競爽猶可

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疆也爽明也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春秋正義二十六

五十八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齊大夫曰又喪子
孫竈卒
司馬竈見晏子
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齊大夫曰又喪子
孫竈卒
司馬竈見晏子
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